

整體生態學的人類學基礎： 從《民族發展》到《願祢受讚頌》

林榮鈞◆

[摘要] 生態環境問題自五十年代開始受不同學者關注，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倫理、宗教等不同觀點分析反省，與及提出解決方案。但情況未見改善，近年的生態危機已屆臨界點，人類如未能及時扭轉情勢，我們留給下一代的將是一個災難。教宗方濟各在2015年頒布的《願祢受讚頌》通諭，分析生態災難的人類根源，並提出「整體生態學」作為解決生態危機問題的全球性的全方位願景。整體生態學是針對現代社會偏差的人類學觀點而提出的，其基礎是一整全的基督宗教人類學。「沒有適當的人類學，則不會有生態學。」(LS118) 本文將先闡釋整體生態學的概念歷史，教宗所提的與其他的整全理論的異同。然後，探討通諭整體生態學的人類學在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歷史發展，顯示它範式的突破。

關鍵詞： 整體生態學，基督宗教人類學，人為中心主義，生態皈依

◆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

Abstract: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who investigated the ecological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thics, and religions with suggestions for remedies. However, the ecological crisis will be the turning point after the degradation of the earth for many years. Had we human beings not turned our track to save the planet, we would leave our children a disastrous world. Pope Francis published the encyclical *Laudato Si'* in 2015. He diagnoses the human root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with a proposal of a vision of “Integral Ecology” capable of taking every aspect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nto account.

An integral ecology is founded on integral Christian anthropology due to the distorted anthropology in modernity. “There is no ecology without an adequate anthropology.” (LS118) In this paper, through illustrat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ntegral ecology, I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ope Francis’s and the other integral theories. In turn, I will investigate the concept of Christian anthropology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in which the Pope’s paradigm shift would be clearly shown.

Keywords: Integral Ecology, Christian anthropology,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conversion

1 導言

自 50 年代開始，西方學者對現代社會挾進步的科技，為促進經濟成長而肆意破壞環境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表示憂慮。奧爾多·利奧波德（Aldo Leopold）在他晚年的著作《沙鄉年鑑》（*A Sand County Almanac*）提出「土地倫理」，¹認為人類應認識到自己作為大地的一份子，對大地團體每一份子應加以尊重。抗衡人類中心主義的生物中心（biocentric）倫理開始出現。1967 年，韋特（Lynn White）批評基督宗教信仰中「人有治理自然大地的責任」是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根源。²此文章引發基督宗教神學家的反駁，也促成了生態神學的誕生。

學者一直分別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倫理、宗教等不同觀點分析反省生態問題，與及提出解決方案。至九十年代開始，有學者覺得生態問題與人類生活不同層面環環相扣，單一學科或跨學科都不足面對，於是提出整體理論（integral theory），以整全角度去處理生態危機。

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頒布的《願祢受讚頌》通諭（下稱《願》），就是以「整體生態學」作為解決生態危機問題的全球性的全方位願景。整體生態學是針對現代社會偏差的人類學觀點而提出的，其基礎是一整全的基督宗教人類學。教宗稱「沒有適當的人類學，則不會有生態學。」³

1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pp. 224-225.

2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1203-1207.

3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18 號。

整體生態人類學如何糾正人類中心人類學的偏差？何謂整體觀？如何處理人與大自然關係中心問題？人與大自然何者優先？如何協調衝突？

本文先闡釋整體生態學的概念歷史和特點。然後探討整全人類學在天主教社會訓導的歷史發展，顯示《願》的整體生態人類學範式如何突破人類中心和生物中心的對立。

2 整體生態學作為概念、進路與視域

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凱克爾 (Ernst Haeckel) 首先應用生態學 (ecology) 這名詞。他在 1866 年確立生態學是研究生物與環境的關係的一門學科。當時生物學只研究生物，而忽略生物生存的環境。他認為生態學「是指關於管理自然這家庭的知識體系——研究動物與其有機和無機環境的總體關係；... 總之，生態學是如達爾文所說的，所有那些複雜的相互關係的研究，這些相互關係是奮力求存的條件。」⁴ 他刻意把 ecology 和 economy 這兩個希臘文字根均是“oikos”連在一起。“oikos”+ “logos”，是研究管理家庭的學問，也是研究生物與生存條件的相互關係的學問。這個生物存在的條件就是生物的共同家園。換言之，生態學是基於進化論的設定，研究物種與環境的互動發展。

整體生態學這詞最早是 1958 年希拉莉·摩亞 (Hilary

4 Carolyn Merchant,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8.

引自 Sam Mickey, Adam Robbert, Laura Reddick, “The Quest for Integral Ecology,” *Integral Review* vol. 9, no. 3 (2013): 13.

Moore) 在「海洋生態學」一書提出，作為整合研究生物的 autecology 與研究生態系統的 synecology 兩種生態學的新學科，但仍是研究生物物種與環境的學科。⁵

至 90 年代，波夫 (Leonardo Boff)，比利 (Thomas Berry)，韋伯 (Ken Wilber) 先後為整體生態學注入新的內涵。⁶ 而波夫的主張，與《願》最接近。他表示：

今天，人們越來越多地尋求一個可以表達所有這些方面的整體生態學 (integral ecology)，為了在社會和自然之間建立新的聯盟，這將導致保護地球遺產、社會宇宙福祉和維持條件，使進化繼續按照現在已跟隨了大約一萬五億年的方向發展。⁷

波夫作為解放神學家把整體生態學從只研究生物與自然生態系統，擴展到連繫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特別是把生態災難與社會不公義連結。窮人和大地的呼喊是對人類破壞大自然的哀號。波夫認為要為生態危機提供解決方案需要一個整全的願景，就是整體生態學。

最後，整體生態學表現在這樣一種意識中，即人類是

5 Hilary Moore, *Marine Ec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 Inc., 1965), p. 7.

6 Thomas Berry 提出要發展整合的生態靈修。Thomas Berry, *The Sacred Universe*, ed. Mary E. Tuck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Ken Wilber 以個人和群體的內外四個範疇整合出一個整體理論架構來處理生態問題。Ken Wilber, *Sex, Ecology, Spirituality: The Spirit of Evolution*, 2nd rev. ed. (Boston, MA: Shambhala, 2000).

7 Leonardo Boff & Virgilio Elizondo, "Ecology and Poverty: Cry of the Earth, Cry of the Poor," *Concili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logy* 5 (1995): ix. (筆者的翻譯)

「一個不斷進化的廣闊宇宙的一部分」，「地球為生命進化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只有這種**整體性的願景**才能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環境、經濟、政治、社會和精神挑戰是相互關聯的，我們可以共同打造包容性的解決方案」。⁸

波夫心目中的全方位願景顯示人類是宇宙的一份子，與其他生物在地球上共同進化發展。所有事物都互有關聯，通過這願景，人類才能對生態危機找到一個包容性的解決方案。

教宗方濟各的《願祢受讚頌》呼應波夫：「既然萬物是緊密地息息相關，要解決現今的危機問題，需要有全球性的全方位願景。所以我建議我們共同探討一種包括明確尊重人類和社會層面的整體生態學，及其某些構成要素。」⁹ 整體願景認為萬物是互相連繫的，行動要從整體考量。整體每一分子都是平等的。但人與萬物的價值有沒有高低之分？人是不是比其他受造物高一等？若是高一等，是否會變成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萬物的關係是整體生態學的核心問題。要發展整體生態學不能不回答「人是誰」。

按天主教社會訓導傳統，人類學對「人是誰」的理解，是社會倫理規範的基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認為，現代社會和生態問題的根源是來自錯誤的人類學。「人之貪慾，使人渴望擁有以及享有一切，卻忽視了自己的存在與成長，同時以過份及混亂的方式，花費大地的資

8 Mark Hathaway and Leonardo Boff, *The Tao of Liberation: Exploring the Ecology of Transformation*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2009), pp. 300-301. (筆者的翻譯，加上了強調)

9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37 號。

源、自己的生命。自然環境正受到無理的損毀，**此事的根源在於一項人類學的錯誤。**」¹⁰ 健全的生態學必要建基於健全的人類學。因此教宗方濟各說：「沒有適當的人類學，則不會有生態學。」¹¹ 韋特撰文批評基督宗教要為人類中心主義負責，也是針對基督宗教人類學的。究竟基督宗教人類學是否人類中心主義？教宗方濟各如何回應這詰問。怎樣才是「適當」建立生態學的人類學？如何成為人類中心主義和生物中心主義之外的第三條路？

3 基督宗教人類學：民族發展通諭的全面發展

論基督宗教人類學，1967年教宗保祿六世的《民族發展》通諭闡述的「整體人類發展」為一里程碑。通諭指全面發展（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應顧及全人類和人性。「發展不是簡單地歸結到經濟的進步而已。確實的發展該是全面的，即振興全體人類，即振興整個人性。」¹² 要讓個人和社會全面人性發展的條件，即能使人有尊嚴地生活的條件，應包括：「獲得必需財物，對社會災禍的勝利、智識的擴展、高深教育的獲得，對別人人性尊嚴的重視，對安貧樂道的嚮慕，對公益的合作，對和平的切望，人們能認識至高美善，並認識天主為至高美善的泉源和目的。最後，是信德和與基督聖愛結合。」¹³ 通諭針對當時只強調物質和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闡述人類作為擁有一定理性和自由意志的關係性存有，人性發展應包括物質、理

10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百年通諭》，37號。

11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18號。

12 教宗保祿六世，《民族發展》，14號。

13 教宗保祿六世，《民族發展》，21號。

性、社會、和靈性等不同層面。《民族發展》可說是首篇講及生態環境和人的責任的通諭。

「充滿大地而加以統治」，舊約第一頁就教訓我們，全部創造工程是**為了人類**，要人負責應用理智的力量，使它發生實用的價值，並用勞力**完成它給人使用的目的**。如果土地是為供給每個人維持生活之必需，和發展自己之工具，則每個人都有從土地獲得生活必需的權利。最近的大公會議提示說：「天主命定土地及其包羅的一切，都是為各民族的每個人使用的，受造的物資，**應依照與仁愛不能分離的正義準則**，公平地流入每個人的手中。」¹⁴

教宗在此闡釋大地資源為眾人所用的原則，清楚講述大地的工具價值，整個受造界是為人而存在。人的責任是統治大地，以理性去發展和使用大地資源。人的行為要按著仁愛公義這兩項基本倫理規範行事。通諭的生態觀無疑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和貪婪的資本主義經濟比較，前者是有節制，而後者是無節制的分別。但在韋特看來，天主教是支持人類中心主義的。

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位格人類學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不同社會通諭都有回應生態危機，分析危機的根源，以及提出解決方向。他的生態人類學循著位格主義（Personalism）開展。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人學是一龐大系統，這裡只集中他的人類學與生態問題

14 教宗保祿六世，《民族發展》，22號。（作者添加的重點）

的關係，是否能建立整體生態學的適當人類學？如何理解人在受造界的位置，與受造物的關係，對大地的責任？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位格主義人類學，整合聖多瑪斯的哲學傳統和當代現象學方法，認為人除擁有客觀的人性特質：理性和意志外，也包含主體性。人在生活中運用這些獨特的能力行動，例如工作，造就農作商業等客觀成就；同時也使主體實現他的人性內涵、他的自主思想和創意。¹⁵ 聖教宗的通諭把人性尊嚴、天主肖像、人的獨特性質、人的治理使命等連繫，建構成基督宗教生態人類學。在「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他說：

然而，要達成真正的發展，我們決不能忽略這個幅度，就是人的特殊本質，即是他是天主按照祂的肖像所造成的（參閱創 1:26）。具有肉體與精神的本質，在創世紀第二章的描述中則用兩種元素作為象徵；一是土，天主從而形成了人的身體，一是生命的氣息，天主將它吹入人的鼻孔中（參照創 2:7）。¹⁶

聖教宗詮釋創世紀，指人之為人與其他受造物分別的是惟有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既然人的獨特是在於他是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天主肖像呈現於人性的獨特本質的發展，人是具有肉體和精神的存有，故全面發展必然包含這兩方面。他與其他受造物的主要分別在他的精神

15 Karol Wojtyła, *The Acting Person*, ed. Anna-Teresa Tymieniecka, trans. Andrzej Potocki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 1979), pp. 134-135. John J. Coughlin, "Pope John Paul II and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27, issue 1 (2003): 65-79. 對若望保祿二世的哲學人類學有很好的介紹。

16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29號。（作者添加的重點）

能力，即他的理性和自由意志。

這裡教宗把人之為人的特殊性質，與天主的肖像和肉體與精神連繫。人與其他受造物的分別在超性層面是在於人是天主的肖像；在人性層面是因為人是靈肉結合的存有。在肉體上，人與其他受造物相類似。但人的精神則為人獨有，使人與天主有獨特親密的關係。此外，人也是唯一接受天主委託管轄大地的受造物。這使人高於其他受造物。但不可忘記的是人仍是受造物，要受天主旨意所規範。

因此，**人與其他的受造物有一些類似：他被召來使用它們，並且置身在它們之中。如同創世紀所記載的（參閱創 2:15），他被安置在樂園中，負有責任去耕耘與看守它，人高於一切其他的受造物，這些受造物是在天主的安排下受人的管轄（參閱創 1:25-26）。但人則必須服膺天主的旨意，他給予人使用及管理萬物的限度（參閱創 2:16-17），正如他許諾人不死不滅（參閱創 2:9；智 2:23）。因此，由於人是天主的肖像，他也與天主有真正密不可分的關係。**¹⁷

人透過客觀自然律得知天主的旨意。人是肉體和精神的結合，肉體受著生物自然律規範，精神則有自然道德律可循。可見治理大地要按照客觀自然律行事。¹⁸

因著天主對人的特殊的意願，按自己的肖像和模樣造人，人擁有獨特的內在價值，是人性尊嚴所在。人的行動生活要活出天主肖像，度有尊嚴的生活。治理大地成為人

17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29 號。（作者添加的重點）

18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論社會事務關懷》，34 號。

的使命和人的工作。「人是天主的肖像，部分是因為他從造物主領受了治理和管理大地的命令。因為執行此命令，人，每一個人，反映了宇宙造物主自己的行為。」¹⁹「工作是人達成他「治理」有形世界的方法，使大地「隸屬」於他。」²⁰客觀上，人要好好治理大地，發展技術，建設社會，參與天主的創造工程。²¹主觀上，工作讓人性得以發揮，實現人的獨特能力，呈現天主肖像，活出人性尊嚴。「因為藉著工作，人不但改變自然界，使自然界適合他自己的需要，他也達成人性的完美，的確以某種意義來說，他『更成為人』。」²²

人要**治理大地並且統治它**，因為人既是『天主的肖像』，他是位格 (person)，就是他能以**有計劃的和理智的方式**來行動的主體，能為**自己作決定並且有自我實現的傾向**。身為位格，人因此是工作的主體。身為位格，他工作、實行屬於工作程序的不同行為；撇開行為的客觀內涵，這些行為應該有助於**實現人的人性，完成人之所以為人的使命**。²³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生態人類學清楚闡釋人與自身、與別人、與天主和與大地的關係。因著教宗的多瑪斯哲學傳統，以人的獨特本質來定義人，他不能避免地把人與大地分割。人與人之間，因著大家都是天主的肖像，所以是平等的。但人與其他受造物便有高低之分。雖然教宗有說

19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4 號。

20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9 號。

21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5 號。

2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9 號。

2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工作》通諭，6 號。

基督的救贖涵蓋整個宇宙大地，使大地重新恢復它與天主性智慧和愛的來源的原始關係。²⁴ 在生態學上，他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類歷史和宇宙進化最終是人類的精神才能完滿地呈現天主的肖像和光榮。

正如聯合國環境與發展世界委員會的報告定義可持續發展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²⁵ 這定義以滿足人類發展需求來做取用大地資源的標準。按教會訓導世間財富共通目的（universal destination of goods）原則，每人均有權利取用大地資源來發展，包括下一代及以後的人類，讓每個人都能過有尊嚴的生活。但大地卻沒有權利要求人尊重它們。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斷言：「人性尊嚴並不能使人類凌駕於所有其他生物之上，它只是所有生物的尊嚴（就基督教的角度，所有生物的尊嚴乃是上帝受造的尊嚴）中的一個特例罷了。維護人性尊嚴不應透過人權而使自然或是其他生物受到犧牲，相反的，它只能在人類和自然及其他生物達成和諧，並且使他們得益處的情況下得以體現。如果人權無法和基本的自然權整合的話，人權就不能放諸四海，而且反而成為毀滅自然的因素，甚至導致人類的自我毀滅。」²⁶ 以現代人性尊嚴和人權範式來處理生態問題是一種生態現代主義（ecomodernism），難以避免有人權

24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人類救主》，8號。

25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1987. 2022年2月24日取自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5987our-common-future.pdf>

26 Jürgen Moltmann, *God for a Secular Society,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1999), p. 120.

而沒有大地權的不足。莫特曼提出了一個發展新範式的原則，就是人性尊嚴只能在人類和自然及其他生物達成和諧並且使他們得益處的情況下得以體現。人類與自然應是相互連繫，和諧共處，彼此得益，共同發展。這願景展示新的生態人類學範式。這正是教宗方濟各在《願祢受讚頌》以整體關係來建構的新人類學。

5 《願祢受讚頌》的整體生態學的人類學基礎

2017年教宗方濟各致信給「從民族發展到願祢受讚頌」會議參加者，說：

只著重人的物質層面，讓少數人得益，甚或破壞大自然的經濟發展，刺激大地和窮人呼喊，懇求我們採取另一途徑發展。這途徑需要是可持續的，一定要把人和工作放在發展的中心，但要整合工作和環境的考慮。**萬物皆互相連繫**，我們要以全面 (holistic) 的方法回應。²⁷

這段說話綜合他擴充民族發展通諭的全面人類發展觀，萬物皆互相連繫，人與大地要連在一起發展才稱得上是全面發展。

教宗在《願祢受讚頌》為整體生態學建立的適當的人類學的特點是：（1）宇宙整體性、（2）萬物息息相關、（3）相互依存、（4）各有價值和存在目的、（5）擁有共

27 Pope Francis, *Letter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rom Populorum progressio to Laudato Si"*, 2017. 2022年2月21日取自 <https://www.catholicculture.org/culture/library/view.cfm?recnum=11732>（筆者的翻譯）

同終極目的。方濟各在通諭第二章以整體的視野來建立生態人類學。雖然他以人是天主肖像來確立人性尊嚴，並列出人有認識自己、自主和與人溝通的能力。²⁸ 但他並不把人獨立於萬物來看他的價值，而是把人的獨特價值放在同一天父創造的宇宙大家庭看。「我們是宇宙的一部分，由同一天父所造；我們全由無形的聯繫連接起來，組成一個宇宙大家庭和一種崇高的共融，這促使我們彼此要有神聖、慈愛和謙卑的尊重。」²⁹ 人被賦予獨特能力有他的意義和責任，人的生命基礎卻並不在於他的獨特能力，而是關係。

「《創世紀》認為人生命的基礎建立在三個相互交織的基本關係上：與天主的關係、與近人的關係，以及與大地的關係。」³⁰ 人生命的豐盈就是三重關係的和諧發展。萬物皆互有連繫，但這是一種甚麼關係？傳統上人與大自然是「我一物」的關係。但教宗以聖方濟作整體生態學的典範，³¹ 是要改變這種「我一物」成為「我一你」的關係。聖方濟視萬物為兄弟姊妹，有著愛的關係：「他（聖方濟）對世界的回應，超越理性的欣賞或經濟計算，對他來說，每一個受造物都是他的弟兄姊妹，手足情深。」³² 人要全面發展就是要好好發展這三重「我一你」關係。

愛惜大自然是團結共融 (living together and communion) 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耶穌提醒我們，天主是我們共同的父親，因此我們是弟兄姊妹。手足

28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65 號。

29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89 號。

30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66 號。

31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0 號。

32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1 號。

情誼只能是無償的，絕非出於禮尚往來之心，正因如此，我們才能愛我們的敵人。同樣無償的愛激發我們去愛和接納風、太陽和雲，即使我們是無法控制它們的。由此，我們可以稱這為「四海之內皆兄弟（universal fraternity）」。³³

人與受造物不單互相連繫，更是相互依存。首先，人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要依靠其他生物得以生存。「雖然我們未必能經常意識到，人之所以能存在，亦有賴這些較大的系統。」³⁴ 其次，與大地的關係，是與我們與他人和與天主的關係不能分割。³⁵「對受造物殘忍是不合乎人性尊嚴的。」³⁶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心，破壞受造界的美善會使人變得醜陋。相反，愛護及照顧大自然，與萬物建立友愛關係，讓人心充滿愛與和平。人需要與萬物一起發展。此外，人和其他受造物是天主因愛而受造，每一個體反映部分天主的光榮，要整個宇宙才能圓滿地反映天主的美善。「聖多瑪斯憑其睿智，指出受造物的繁複眾多「來自第一者的意志」，其意願為「以某受造物彰顯天主聖善時的不足，可由其他受造物補充」，因天主的聖善「無法由單一受造物圓滿地彰顯。」³⁷

萬物有各自價值和存在目的，亦有共同目的。人被賦予的獨特能力，是要引領萬物歸向天主。教宗採用德日進神父的宇宙進化觀來闡釋。

33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228 號。

34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40 號。

35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19 號。

36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92，130 號。

37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86 號。

宇宙存在的終極目的在於天主的圓滿，復活的基督已經達至，祂是衡量萬物成熟的準繩。我們再加個論點為反對人類蠻橫霸道，及不負責任地主宰其他受造物。其他受造物的終極目的不存在於人。反之，受造物與我們共同邁向同一目的——天主，在天主超性的圓滿內，復活的基督擁抱及光照一切受造物。人類獲賜聰明才智和愛，並被基督的圓滿所吸引，蒙召引領一切受造物回歸創造者。³⁸

可見人的管家職務並不是給予人任意濫用大地的權利，而是看守和發展大地的責任。教宗反駁韋特的指控，認為韋特所說的並不是教會對聖經所認知的正確詮釋。

「耕種」指開墾耕作；「看守」則指看顧、保護、監管及保存。這表明人類和大自然之間有相互責任的關係。每一個團體為生存可從大地豐盛的資源取用所需，每一個團體同時也有責任去保護大地，確保它能為未來的世代結實纍纍。³⁹

過去社會訓導大多集中講人權，而未有開展大地權，因而擺脫不到人類中心主義的批評。教宗 2015 年在聯合國大會講話，從人類自由的限制來論證大地的權利。人要按天主所制定的自然律管治大地，人的自主會有所限制，這自限的義務可看成為尊重大地的權利。此外，人的物質性與受造界息息相關，傷害大地即傷害自身。對人的尊重可引申為對大地的尊重。其次，萬物受造皆享有其內在美善價值，人按自然律管治大地的目的是為眾人益處及引領受

38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83 號。

39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67 號。

造界走向天主。人不能按自己利益而濫用大地。為達到這整體目標，人有義務愛護大自然。⁴⁰ 教宗在通諭提醒若「世界被視為冰冷的實體，任人挪用，有損世界的尊嚴。」⁴¹ 面對生態危機，人要撫心自問，「地球需要我們為它做些什麼？」⁴² 世界已不再只是資源讓人挪用，它是天主所愛的對象，擁有尊嚴，值得人尊重和有義務看顧。

6 結語

從《民族發展》到《願祢受讚頌》，天主教的整體人類學逐步發展為整體生態人類學。使人與天主，大地和別人的關係緊密連繫，人的全面發展不能與這些他者割離。教宗不以哲學概念定義人的本質開始，而以聖方濟作整體生態學的典範，以具體人的形象來綜合理論與實踐，以愛作解決生態及人類危機的動力，為尋找解決生態危機提供了全方位的願景。⁴³

40 Pope Francis, “Meeting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zation,” Address at the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25 Sept., 2015. 2022 年 3 月 10 日 取自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5/september/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925_onu-visita.html (筆者的翻譯)

41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15 號。

42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160 號。

43 Celia Deanne-Drummond, “Living Narratives: Defiant Earth or Integral Ecology in the Age of Humans?” *The Heythrop Journal* vol 59, no. 6 (2018): 914–928. 筆者同意施莉雅的意見，認為整體生態學作為有關人類地位的新論述，是一個對現代生態危機較好的回應。通諭的觀察、判斷、行動的方法論，採納歷史文獻和科學成果，讓人認清今日生活現實。這論述肯定萬物為天主所創造，賦有內在美善價值。呈現天主為慈愛的創造者，疼愛萬物，人更被賦予獨特尊嚴。因著回報天主的愛，人有著更大動力，謙遜地愛護大地。